

第三二五册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出繼部

養子部

女子部

姑媳部

子孫部

吾一五

吾一五

吾一五

吾一五

吾一五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家範典

第五十卷目錄

出繼部藝文

太和三年詔

釋思賦

爲人後序

漢安懿王典禮議

再上漢安懿王典禮議

晉出帝論

爲人後議

上世宗爲人後疏

與張璠辨繼統之義書

繼統說

爲人後解

爲人後辨

爲人後議

長子亦可爲人後議

出繼部紀事一

家範典第五十卷

出繼部藝文

太和三年詔

魏明帝

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

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

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

既尊恭皇立廟京師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叙昭穆於

前殿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禮人神弗祐而非罪師

魏明帝

曹植

宋冊府元龜

司馬光

前人

歐陽修

曾鞏

明蔣冕

胡鐸

史桂芳

薛蕙

前人

羅虞臣

前人

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讓在華元其令

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

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邪佞導諛時君

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

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令典

釋思賦

曹植

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伊子以兄弟之愛心有戀然

作此賦以贈之

彼朋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况同生之義絕重背

親而爲疎樂駕駕之同池義比異之共林亮根異其

何感痛別幹之傷心

爲人後序

宋冊府元龜

禮曰大宗無後小宗之子後之食其舊德世祿之榮

可尚非我族類蒸嘗之享奚宜若乃虞世緒之中衰

懼家聲之莫繼擇純謹於宗黨承肯構於天性先王

之教所以重似續君子之心繇是廣親愛既禮經之

明訓亦人情之常道也其有國封已廢王澤復加選

於支屬授以爵土斯又表明庭繼絕之恩示人臣同

體之義焉苟或違厥彝訓亂夫昭穆遠取異姓俯徇

私昵豈獨王制之所禁故乃神理之不歆

司馬光

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

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

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

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曰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

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

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

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

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

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例况前代人繼者多官車晏

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

帝年齡未衰深維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惠於宗室

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親爲先帝之子然後

繼體承祧未有天下漢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

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展端冕富有四海子子

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竊以爲今日

所以崇奉漢安懿王典禮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

故事考之古今實爲宜稱

再上漢安懿王典禮議

前人

向詔羣臣議漢安懿王典禮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

爲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

人異辭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漢王爲皇考巧詞飾說

惑誤聖德政府言儀禮本文五服年月數皆云爲人

後者爲其父母之服者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

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

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

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尊其祖爲皇

祖者以與昭帝同昭穆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冒矢

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

大過况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

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漢王

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

晉出帝論

歐陽修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以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

許之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閭閻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不勝其欺與偽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極祿諱其父母而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則不能得其志盡愛於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性之親反視以爲伯叔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亂其人鬼親疎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中而外陽絕之是大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竊欺僞不可以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然以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僞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以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葬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以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于天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起於彝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以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以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以人

理責哉

爲人後議

會舉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爲之後爲之後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有尊祖知有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爲之後者爲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爲之降己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己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况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爲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主人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己親之服而退於己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爲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爲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爲所後者而非其爲己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爲己而非爲所後

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爲己名爲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外也且自古人爲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而同宗者皆可爲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有以總麻祖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爲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爲服從所後者爲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爲大功爲小功爲總麻爲祖免爲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爲其父母葬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爲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製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名所後者爲重無緣乃絕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爲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爲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爲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己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即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爲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爲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爲人之後爲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

之矣爲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爲二而欲使之爲一所以使爲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爲己而非爲所後者有爲所後而非爲己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適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爲二而欲強使之爲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強使之爲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易則惡在乎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而能使其屬之疎者相與爲重親之厚者相與爲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爲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己親也而爲之服斬衰三年爲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己親也而降服齊衰其不得與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疎者相與爲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爲輕而爲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爲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爲二而強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此見於經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祭義以謂宣帝親諡宜曰悼魏相以爲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爲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爲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爲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帝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爲皇稱妣爲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

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叙恩所以爲降則知爲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爲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爲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爲世父叔父者不特禮未之有載籍以來誠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爲屬而華變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文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爲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爲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古之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爲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爲會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會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禰廟文稱敢昭告於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羣下以皇考爲父歿

之通稱也以爲會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爲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爲父歿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是于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羣下以皇考爲父歿之通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非于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爲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帝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爲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歿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祀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祀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爲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確焉

上世宗爲人後疏

明蔣冕

臣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備員內閣預聞大政心知其非而事失其守者不一而足其爲滿職甚矣誤國負君將安用之兩月以來陛下欲尊崇所生立廟大內臣與同官毛紀費宏反覆論辨至數千言未蒙採納竊思陛下嗣承丕基固因倫序素定然非

聖母昭聖皇太后懿旨與武宗皇帝遺詔則將無所受命於武宗自當爲武宗之後特兄弟之名不容紊故但兄武宗考孝宗母昭聖而於孝廟武廟皆稱嗣皇帝稱臣稱御名以示繼統承祀之義今乃欲爲本生父母立廟奉先殿側臣雖至愚斷知其不可自古人君嗣位謂之承祧踐祚皆指宗祀而言禮爲人後者爲大宗以大宗尊之統也亦宗廟祭祀而言自漢至今未有爲本生父母立廟大內者漢宣帝爲叔祖昭帝後止立所生父廟於葬所光武中興本非承統平帝而止立四親廟於章陵宋英宗父濮安懿王亦止卽園立廟陛下先年有旨立廟安陸與前代適同得其當矣豈可既奉大宗之祀又兼奉小宗之祀夫情既重於所生義必不專於所後將孝武二廟之靈將安託乎竊恐獻帝之靈亦將不能安雖聖心亦自不能安也適者復允汪俊之去趙張魏桂萼之來人心益駭是日廷議建廟天本精明忽變陰晦至暮而風雷大作天意如此陛下可不思變計哉

與張璠辨繼統之義書 胡燏

禮官之說謂皇上以小宗後大宗宜重大宗置小宗此泥於戴記宗法之論也足下復引大宗小宗爲辨其間不能以寸夫國有統家有宗嫡長子承王者之統其次適爲族人之宗故宗法爲卿大夫公子設耳君統九族不爲九族宗何也有位則統無位則宗君不與族人爲宗懼尊也小宗可以絕大宗不可以不世故以小宗後大宗而禮又謂適子不得後大宗若國統絕而立君寓立賢之意不必論其行輩雖從祖伯叔皆可雖適子亦可繼統與後宗原不同條也

子云上以與世子入繼武宗之統非繼武宗之嗣其言精矣天親不可以人爲父改而稱叔姪改而稱子非天叙之典也鐸謂皇上承遺詔遵訓兄終弟及之文可謂正其始矣其繼武宗之統以主宗廟之祀非若宗法必爲之後而後得其祀者故以倫則武宗兄也孝宗伯考也以位則皆君也皇上以弟代兄以臣道事先君豈不名正言順何必考孝宗而後爲繼耶但既考獻後必有稱宗入廟之事子當豫發其議以爲之防杜小人逢迎之隙乃爲以道事君者耳

繼統說 史桂芳

宋濮園議云漢宣光武萬世法司馬光失言漢昭無嗣昌邑又廢漢宣承漢高統不以姪孫繼嗣爲義黃後非叔祖可私漢臣無學例以庶人繼嗣論史皇孫爲悼考尋改皇考程子大儒亦泥庶人禮文不達正統大義漢宣本心自明惜爲漢臣所蔽過抑孝享至情周公成文武之德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戾太子皇祖史皇孫皇考俱宜稱帝戾太子妻妾子女皆死非命史皇孫寄養外家史氏孝昭未拔置宮中養之爲子而遺所生祖父不可爲萬世法至光武情理尤悖莽弑平帝攝位三年篡位十八年漢統絕矣光武起春陵畎畝間創基盤創一統呂東萊曰高祖創西漢光武創東漢皆是創業垂統此言至當又與漢宣誤紹不同謂之繼統且不可而况繼嗣乎司馬光以爲上繼元帝誤矣且元帝有子成帝孫哀平嗣位三世在位三十七年與漢昭無嗣不同安可誣以無後而強繼乎光武既非出繼他支安可強割私親之愛而忘其祖父乎既不上祀以天子之禮而做以天子

之袞冕陵祭祖父乎不追稱皇祖諡某帝而祝文稱曰鉅鹿尉又不追尊皇考諡某帝而祝文稱南頓令父不得因子之貴子不得伸尊親之情昭光武於不孝漢臣不學之罪也司馬光又陷英宗於不孝天子繼統不繼嗣與他人繼後不同天子繼統仍當稱所生父母爲帝他人不得顧私親歐陽修亦是他人可稱伯天子不可稱伯繼統者繼義黃萬世之統爲人後者爲一人之後受其財產而已故并操武后爲變統不得爲正統爲閏位不得爲正位常人之情難割所生之親聖人制禮以節之憐其無後也無後則無祀若天子雖無後必有奉祀小宗惜程子大儒亦誤爲拂情之議胡新安大謬當時舉朝名臣不知大道雖伊川大儒亦不知況韓琦乎歷宋元至明劉定之尤不知定之曰修昔也贊仁宗以立爲後之子而今也導英宗以忘其後之父背先帝而諛嗣君薄大統而厚本生於禮經爲不合於直道爲不純老罷官山居二十年方悟此義歐陽僅窺其門未窮其奧惜哉而定之以爲諛君謬矣天子繼統與凡人繼嗣自有大道情安則理到不得不著定論以開萬世蒙

爲人後解 薛蕙

禮之所以立後曰重大宗也小宗無子以爲可以絕者也故不爲之立後大宗無子不可以絕故立後以繼之小宗不可擬大宗故曰重大宗也曷爲後大宗不後小宗重本也大宗者祖之正體也本也小宗者祖之旁體也支也本存而支亡亡而猶存也尊者存焉耳本亡而支存存而猶亡也存者微矣是故小宗無後祖不絕大宗無後祖絕矣禮之後大宗不後小

宗重絕祖也雖然大宗者卿大夫之禮也古者公子爲卿大夫及始仕而爲大夫者謂之別子繼別子者謂之大宗故曰大宗者卿大夫之禮也此卿大夫也而不可絕益知天子之不可絕矣大宗者繼別云爾曰尊之統也收同族云爾曰收族者也天子之統受之始祖始祖受之天不啻尊之統也內治同姓外治異姓不啻收族者也甚大宗矣是故不可絕也故天子無嗣建支子以後天子禮也支子後天子適子不爲後乎禮之正者支子爲後禮之變者適子亦爲後矣何言乎禮之變者適子亦爲後適子不爲後者非他也傳小宗之統焉耳明小宗之統爲重也益知天子之統爲尤重矣故適子可以後大宗可以後大宗斯可以後天子矣天子者始祖之體大統之所在尊則無上親則本始也諸侯雖有尊焉不敢信其尊矣雖有親焉不敢專其親矣信其尊嫌於貳君專其親嫌於貳祖故諸侯適子後天子者不敢遂其尊親也尊親者人之至重也然而不敢遂焉示猶有至重者也繼大統者因斯舉也而知其所由來則可以事天可以保宗廟可以有天下是故明於爲人後之義者措諸天下無難矣

爲人後辯

前人

陛下繼祖體而承適統合於爲人後之義坦然明白適有三三臣者說經畔禮以惑聖聽其曰陛下爲獻帝不可奪之適嗣按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止有一適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曰大宗不可絕禮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子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晉范汪曰廢小宗昭穆不亂

廢大宗昭穆亂矣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此二說者其亦得禮意矣夫謂得禮意者以其別祖廟之統權大宗小宗之輕重而達於立後之義也蓋人子雖有適庶其親親之心一也而禮適子不爲後庶子得爲後者此非親其父母有厚薄也直繫於傳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不推本祖廟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親而忍遺其祖也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乃漢儒邪說此踵歐陽修之謬也夫爲人後者爲之子其言出於公羊固漢儒所傳者然於儀禮實相表裏古今以爲折衷未有異論者也藉若修之說其悖禮其失禮爲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之喪也以父母之喪服之不曰爲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禮一也傳言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爲之子故爾傳明言若子今顧曰不爲之子其言之悖禮二也爲人後者不爲之子然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禮三也又立後而不爲之子則古立後者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僞立是人也是聖人僞教人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焉耳其言之悖禮四也夫無後者重絕祖考之祀故立後以奉之今所後既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禮五也由此觀之名漢儒以邪說無乃其自名也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說之必窮也於是又爲遁詞曰夫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言者將欲以盡廢先王爲人後之義歟則尤悖禮之甚者也夫禮爲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不可絕適爲之立後至於小宗不爲立後者

統可以絕則嗣可以不繼也是則以繼統故繼嗣繼嗣所以繼統也故禮爲人後言繼嗣也後大宗言繼統也統與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爲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爲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統而繼之故爲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絕同宗覬覦之心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後繼統非獨爲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命於君父亦不敢自自尊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爲爲子受之父爲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非直尊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耳今說者謂倫序當立斯立已是惡知禮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間有弟終而兄繼姪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於己則考也已於先君則子也故不可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京帝唐之宣宗是已其或諸侯之嗣則未有仍考諸侯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天倫不先於武宗正統不自於獻帝是非予奪至爲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於遭變不正之舉故曰悖禮之尤者也

爲人後議

羅處臣

或問諸之不予人之爲後者何也曰今之爲人後以利焉而已抑本而誣禮者之爲也吾何予焉曰然則如何而後可以爲人後曰上子夏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之晉張湛曰後大宗所以承正統也若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今也所後非大宗之主小宗五世之嫡而輒

爲之置後無乃與先王之制異乎宗之嫡死而無子然後得爲置後庶子不置後不繼祖與禰也非所後而後焉是曰誣禮捨天性之愛而父他人孝子所不忍也是曰抑本苟有田產財計則爭爲之後無則雖猶子於世父棄也是曰懷利三者皆自叛於先王之教者也吾何子焉曰然則庶子之無後者不爲屬乎曰禮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不斬祭也如之何其爲屬也曰人有抱其同宗之子而育者則亦可以爲後乎曰可螟蛉之體化爲蜾蠃班氏之族乳虎紀焉養育之恩大矣哉其稱之爲父母也豈若今之立繼者之比歟曰然則其於本生也其名也如之何曰父母之名何可廢也昔宋崔凱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亦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乃絕之矣夫未嘗謂可以絕其親而遽謂可以絕其名是惑矣曰不幾於二本乎曰禮不有繼父慈母之名乎曰其服也則如之何曰比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報

長子亦可爲人後議

前人

孫遠死而無嗣其弟重以長子彬後之或曰重之命非也長子不得爲後曰斯重宗之義也吾將以重爲知禮矣昔子思兄死而使其子白續伯父以主祖及曾祖之祭蓋遠嫌也以己代兄是謂奪宗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焉其孔氏之家之變禮乎重之命惡得爲非

出繼部紀事一

前漢書戾太子據傳太子有三男一女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衛后史良娣葬長安城南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皇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並葬湖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卽尊位是爲孝宣帝帝初卽位下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爲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諡法曰諡者行之迹也愚以爲親諡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閼鄉邪里聚爲戾園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廣明成鄉爲悼園皆改葬焉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爲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成帝紀綏和元年春正月詔曰朕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定陶王欣於朕爲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爲皇太子冬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

定陶共王康傳康薨子欣嗣成帝無子徵入爲皇太子以上以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爲定陶王奉共王後

孔光傳綏和中卽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而王祖母傳太后后陰爲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襄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爲太子

師丹傳哀帝卽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傳太后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爲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卽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后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統而稱引亡秦以爲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爲庶人傳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尊傳太后爲共皇太后丁后爲共皇后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熲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熲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故尊卑之理明則人

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諡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遂策免丹丹既免數月上用朱博議尊傅太后為皇太后丁后為帝太后與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尊又為共皇立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

後漢書祭祀志光武帝建武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禮之設施不授之與自得之異意當除今親廟四孝宣皇帝以孫後祖為父立廟於奉明曰皇考廟獨羣臣侍祠願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郎大司徒涉等議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廟代今親廟兄弟以

下使有司祠宜為南頓君立皇考廟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王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

張純傳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乃與太僕朱浮共奏言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為受命祖孝文帝為太宗孝武帝為世宗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春陵節侯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今祫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則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身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

祫抱遠慮不虞雷慶長子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至帝崩立祐為嗣是為安帝太后使中黃門送耿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卒於京師靈立凡二十五年薨永初元年太后崩有司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戴育聖明承天奉祚為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為太上皇宣帝號父為皇考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舊章不忘宜上尊號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朱貴人追諡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冊書璽綬清河追上尊號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昭廟置令丞設兵車周衛比章陵復尊耿姬為甘陵大貴人

河間孝王開傳開子蠡吾侯翼為平原懷王後翼卒子志嗣為大將軍梁冀所立是為桓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為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冊書璽綬祠以太牢尊翼夫人馬氏為孝崇博園貴人

解瀆亭侯淑傳淑以河間孝王子封淑卒子長嗣長卒子宏嗣為大將軍實武所立是為靈帝建寧元年實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為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廟曰靖廟皇考長為孝仁皇夫人董氏為慎園貴人陵曰慎陵廟曰貞廟皆置令丞使司徒祠太牢

伏恭傳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魯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為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

鄧騭傳騭弟聞卒聞妻耿氏有節操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爲閭後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官至屯田校尉

三國志諸葛亮傳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曹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魏志文德郭皇后傳皇后父末后早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末後拜奉車都尉

晉書孝惠帝紀帝諱鄴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也出繼後伯父秦獻王東襲封秦王永嘉六年九月秦王爲皇太子懷帝崩即皇帝位

秦獻王東傳東字弘度無子以淮南王允子郁爲嗣與允俱被害又以吳王晏子鄴嗣懷帝崩鄴入纂帝位國絕

吳敬王晏傳晏字令平洛京傾覆遇害時年三十一惠帝即位追贈太保五子長不顯名與晏同沒餘四子祥鄴固衍鄴即惠帝

禮志惠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既不從而右僕射索綝等亦稱引魏制以爲不可故追贈吳王太保而已穆帝崩哀帝立帝於穆帝爲從父昆弟穆帝舅稽歆有表中書答表朝廷無其儀詔下議尚書僕射江彪等四人並云聞信兄弟也而爲父子

則哀帝應爲帝嗣衛軍王述等二十五人云成帝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康帝受命顯宗社稷之重已移所授纂承之序宜繼康皇尚書謝奉等六人云繼體之正宜本天屬考之人情宜繼顯宗也詔從述等議上繼顯宗

清河康王遐傳遐美容儀有精彩武帝愛之既受封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永康元年薨時年二十八四子覃龔銓端覃嗣立及中太孫薨齊王罔表曰東宮曠然冢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宮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將來而虛天緒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絕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衆孫之中於今爲嫡昔薄姬賢明文則承位覃外祖恢世載名德覃宜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寧四海顯顯之望覃兄弟雖並出紹可簡令淑還爲國祚不替其嗣輒諮大將軍頴及羣公卿士咸同大願請具禮儀擇日迎拜遂立覃爲皇太子既而河間王頤脅遷大駕表成都王頤爲皇太子廢覃復爲清河王末嘉初前北軍中候任城呂雍度支校尉陳頤等謀立覃爲太子事覺幽於金墉城未幾被害時年十四葬以庶人禮

河間平王洪傳洪二子威混威嗣徙封章武其後威既繼義陽王望更立混爲洪嗣混歷位散騎常侍薨及洛陽陷混諸子皆沒於胡而小子滔初嗣新蔡王確亦與其兄俱沒後得南還與新蔡太妃不協太興二年上疏以兄弟並沒在遼東章武國絕宜還所生

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常賀循議章武新蔡俱承一國不絕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傍親按滔既已被命爲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永絕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道里雖阻復非絕城且鮮卑恭命信使不絕自宜詔下遼東依劉羣盧諶等例發遣令還繼嗣本封謂滔今未得便委離所後也元帝詔曰滔雖出養自有所生母新蔡太妃相待甚薄滔執意如此如其不聽終當紛紜更爲不可今便順其所執還襲章武

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祜兄子暨爲嗣暨以父歿不得爲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爲祜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爲鉅平侯奉祜嗣

司馬彪傳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責故不得爲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羣籍終其綴集之務

賈充傳充薨充婦廣成君郭槐以外孫韓謚爲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太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是充遺意帝乃詔曰太宰魯公充崇德立勳勤勞佐命背世殂殞每用悼心又其子早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庶以紹其統而近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公旦漢之蕭何

或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蓋尊顯勳庸不同常例太宰素取外孫韓謚爲世子黎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謚爲魯公世孫以嗣其國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己自出不如太宰皆不得以爲比

皇甫謚傳謚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爲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謚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

宋書謝弘微傳弘微從叔峻無後以弘微爲嗣弘微本名密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年十歲出繼襲峻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書數千卷國吏數人而已混聞而驚嘆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措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混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慍衆心至於傾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云微子吾無間然又云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迫六十必至公輔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妻晉陵公主改適瑯邪王練

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還通直郎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爲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至宇修整倉庫充盈門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嘆息或爲之涕流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循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或傳語通訊輒整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踰年菜蔬不改元嘉九年東鄉君薨資財鉅萬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僅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東鄉君葬混墓開弘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十年卒

晉熙王昶傳昶二妾各生一子並卒泰始六年以第六皇子雙字仲綏繼昶改昶封爲晉熙王雙襲爵食邑三千戶太宗既以雙繼昶乃下詔曰夫虎狼護子猴援負孫毒性薄情亦有仁愛故識念氣類尚均羣品況在人倫可忘天屬晉熙太妃謝氏沈刻無親物理罕比征北公雖孝道無替而遭此不慈自少及長闕恩鞠之乃至休否莫關寒溫不訪晨昏屏塞定省靡因事無違忤動致誅責毒句發口人所難聞加惡備苦過於讎隙遂事憤於宗姻義傷於行路公故

妃郝氏婦體無違達此厥諒遂以憂卒用天盛年又謝氏食則豐珍衣則文麗奉己之餘播單羣下而諸孫纖不溫體食不充飢付於姆姊之手縱以任軍之路遇其所生棄若糞土繼繼比之重囚窮困過於下使誠皇規方遠沙塞將一公修短不諱亦難豫圖兼妾女累弱一第領主防閑之道人理斯急朕所以詔第六子雙奉公爲嗣欲以毗整一門爲公繼紹但謝氏待骨肉至親尚相棄蔑况以義合死苦爲難患萌防漸危機須斷便可還其本家創絕蕃秩

東平王子嗣傳子嗣字孝叔孝武帝第二十七子也大明七年生仍封東平王食邑二千戶繼東平冲王休倩休倩母顏性理嚴酷泰始二年子嗣所生母景寧園昭容謝上表曰故東平冲王休倩託芳瓊極岐嶷夙降年弗末遺緒莫傳孝武帝救妾于臣子嗣出繼爲後既承國祀方奉燕薦庶草履慶式延於遠而妾顏訓養非恩撫導乖理情關引進義違負螟昔世祖平日詔申慈愛崩背未幾眞性便發猶逼畏崇憲少欲藏奄自茲以後專縱嚴酷實顯布宗咸宜灼官開用傷人倫爰憫行路妾天屬冥至感切實深伏願乾渥廣臨曲垂照賜復改命還依本屬則妾母子雖隕之辰猶生之年許之其年賜死時年四歲武陵王贊傳贊字仲敷明帝第九子也泰始六年生其年詔曰世祖孝武皇帝雖特尊璽惠勳扶政弛樂飲無餐事因於寧泰任威縱費義緣於務寡故以積怨動天流殃繼嗣景和璧豐義嘉成嗣世祖繼體陷憲無遺昔皇家中圯合生懼滅賴英孝感奮播雪冤恥勳績歷歷茲窮氓繼絕追遠禮訓攸尚况既帝

且兄而缺斯典今以第九子智隨奉世祖爲子武陵郡大明之世事均代邦可封智隨武陵王食邑五千戶尋世祖一門女累不少既無釐總義須防閑諸侯雖不得祖稱天子而事有一家之切且歸寧有所珍疾相管得失是任閭房有稟朕應天在位恩深九族庶此足申追睦之懷敷愛之旨

小名錄張冲字思約吳人冲繼伯父景微景微字植父卻小字梨宋文帝戲景微曰植何如梨微答曰梨是百果之宗植何敢及

南齊書魚復侯子響傳子響字雲音世祖第四子也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後有子表雷爲嫡世祖即位爲輔國將軍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見諸王不致敬子響勇力絕人關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既出繼車服與諸王每入朝輒忿怒拳打車壁世祖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末明三年遷右衛將軍仍出爲使持節都督豫州郢州之西陽汝南二郡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明年進號右軍將軍進南豫州之歷陽淮南潁川汝陽四郡入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六年有司奏子響體自聖明出繼

宗國大司馬臣嶷昔未有嗣所以因心鞠養陛下弘天倫之愛臣嶷深猶子之恩遂乃繼體扶疏世祚垂改茅蔭蔭爵家嗣莫移誠欣悼睦之風實虧立嫡之教臣等參議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遷中護軍常侍如故

衡陽元王道度傳道度無子太祖以第十一子鈞繼道度後隆昌元年遇害明帝即位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珉世祖第二十子也永泰元年

見害復以武陵昭王聘第三子子坦奉元王後江敦傳宋明帝勅敦出繼從叔慈爲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後嗣所寄唯敦一人傍無眷屬敦宜還本若不欲江慈絕後可以敦小兒繼慈爲孫尚書參議謂問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堅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敦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

王奐傳奐字彥孫出繼從祖中書令球故字彥孫爲雍州刺史輒殺軍蠻長史劉典祖上大怒收之奐子彪陳兵閉拒皆伏誅奐弟仙女爲長沙王見妃世祖詔曰奐自陷逆節長沙王妃男女並長且奐又出繼前代或當有准可特不離絕

張冲傳冲字思約吳郡吳人父東通直郎冲出繼從伯侍中景後永明八年監青冀二州刺史事冲父初卒遣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冲在鎮四時還吳園中取果菜流涕薦焉

王延之傳延之父昇之都官尚書延之出繼伯父秀才彥之之家訓方嚴不安見子弟雖節歲問訊皆先克日子倫之見兒子亦然

梁書阮孝緒傳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孝緒七歲出後從伯引之引之母周氏卒有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引之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

臨賀王正德傳正德字公和臨川靖惠王第三子也少羸險不拘禮節初高祖未有男養之爲子及高祖

踐極便希儲貳後立昭明太子封正德爲西豐侯邑五百戶自此怨望恆懷不軌驛脫官展觀幸災變普通六年逃奔於魏有司奏削封爵七年又自魏逃歸高祖不之過也復封其爵中大通四年爲信武將軍封臨賀郡王邑二千戶又加左衛將軍而凶暴日甚招聚亡命侯景知其有姦心乃密遣正德書正德覽書大喜曰侯景意暗與我同此天贊也遂許之及景至江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以濟景焉朝廷未知其謀猶遣正德守朱雀舫景至正德乃引軍與景俱進景推正德爲天子改元爲正平元年景爲丞相臺城沒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爲大司馬正德有怨言景聞之慮其爲變矯詔殺之

魏書南安王禎傳禎子英英子熙以元父隔絕二宮起兵赴難爲父斬於鄴街熙異母弟義興出後叔父並洛肅宗初除員外散騎侍郎及熙之遇害也義興以別後故得不坐

城陽王長壽傳長壽長子多侯早卒次子鸞字宣明始繼叔章武敬王及兄卒還襲父爵身長八尺腰帶十圍以武藝著稱

河間王若傳若字叔儒年十六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諡曰孝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爲後太安於若爲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琛繼

陸侯傳侯子麗麗子定國定國子昕之尚顯祖女常山公主無子以昕之從兄希道第四子彰爲後彰字明遠本名士沈年十六出後事公主盡禮丞相高陽

王雍嘗言曰常山妹雖無男以子彰爲兄乃過自生矣

高崇傳崇字積善父潛顯祖初歸國賜爵開陽男居遼東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為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都尉加寧遠將軍卒舅氏坐事誅公主痛本生絕嗣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沮渠景明中啓復本姓襲爵

胡叟傳叟元妻敦煌宋氏先亡無子後庶養者亦皆早夭竟以絕後叟死無有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而殯之於家葬於墓次即令一弟繼之襲其爵始復男虎威將軍叟與始昌雖宗室而性氣殊詭不相好附於其存也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為非必敦哀疎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于忠傳忠自知必死表曰先帝錄臣父子一介之誠昭臣家世奉公之節故申之以婚姻重之以爵祿至乃位亞三槐秩班九命自大明利見之始百官總己之初臣復得猥攝禁戎緝寧內外斯誠社稷之靈兆民之福臣何力之有焉但陛下以敝明御萬皇太后以聖善臨朝社席不遺簪履弗棄復乃寵窮出內榮遍宮闈外牧兩河入參百揆顧服知妖省躬識戾而臣將慎靡方致茲痾疾自去秋苦痢纏綿迄今藥石備嘗日增無損又今年已來力候轉惡微喘緒息振復良難鴻慈未酬伏枕涕咽臣薄福無男遺體莫嗣貪及餘生謹陳宿抱臣先養亡第四弟第二子司徒掾永超為子猶子之念實切於心乞立為嗣傳此山河靈太后令曰于忠表如此既誠勳宜錄又無子可矜臨危所祈不容致奪可特聽如請以彰殊效北齊書袁聿修傳聿修字叔德陳郡陽夏人魏中書令饒之子也出後叔父躍七歲遭喪居處禮度有若

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沈有鑒識清淨寡欲與物無競深為尚書崔休所知賞

周書豆盧寧傳寧字永安封楚國公初寧未有子養弟永思子勣及生子讚親屬皆請讚為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勣為世子世以此稱之及寧薨勣襲爵

柳慶傳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為服重慶泣而言曰禮者蓋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宜斬之服可奪此從彼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苦由終喪既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

邵惠公顯傳翼字乾宜武成初封西陽郡公早薨諡曰昭無子以杞國公亮子溫為嗣後坐亮反誅國除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家範典

第五十一卷目錄

出繼部紀事二

出繼部雜錄



家範典第五十一卷

出繼部紀事二

隋書劉子翊傳子翊爲侍御史時末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基報基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于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今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爲其父母基未有變隔以親繼親繼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定知服以

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己生如謂繼母之來在于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慈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慈于內國更娶生子昌慈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議者不以爲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于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禮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于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論彼之情稱情者稱如母之情仗義者仗爲子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己養己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其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于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真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即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又論

云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己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于本生名義之分有虧于風俗徇飾非于明世疆媒藥于禮經雖欲揚己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鄭譯傳譯字正義父道邕魏司空譯頗有學識兼知鍾律善騎射譯從祖開府文寬尚魏平陽公主則周太祖元后之妹也主無子太祖令譯後之由是譯少爲太祖所親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房彥謙傳彥謙字孝冲年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母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所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薛道衡傳道衡以憶高顯帝令自盡妻子徙且未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繼族父孺孺與道衡偏相友愛收初生即與孺爲後養于孺宅至于成長殆不識本生唐書薛收傳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出繼從父孺年十二能屬文以父不得死于隋不肯仕郡舉秀才不應隋書唐書所載互異故並列之

崔植傳植字公修祐甫弟廬江令嬰甫子也祐甫病謂妻曰吾歿當以廬江次子主吾祀及卒護喪者以聞帝惻然召植使即喪次終服補弘文生

戴胄傳胄無子以兄子至德爲後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閱十數年父子繼爲宰相世託其榮

遼史耶律隆運傳隆運本姓韓名德讓西南面招討使匡嗣之子也賜姓名堯無子清寧三年以魏王貼不子耶魯爲嗣天祚立以皇子敘盧幹繼之

宋史李昉傳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父超晉工部郎中集賢殿直學士從大父右資善大夫超無子以昉爲後初超未有子昉母謝方娠指腹謂叔母張曰生男當與叔母爲子故昉出繼于超昉再相因表其事求贈所生父母官詔贈其祖溫太子太傅祖母權氏

苗國太夫人趙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蔡齊傳齊無子以從子延慶爲後既歿有遺腹子曰延嗣延慶字仲遠既爲伯父齊後齊晚得子乃歸其宗籍家所有付之無一毫自予萊人義焉

宇文紹節傳紹節字挺臣祖虛中簽書樞密院事父師援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愍之命其族子紹節爲之後

馬廷鸞傳廷鸞字翔仲本灼之子繼灼兄光後甘貧力學既冠里人聘爲童子師遇有酒食饌則念母蔡藿不給爲之食不下咽

曹觀傳觀字仲賓曹修禮子也叔修古卒無子天章閣待制杜杞爲言于朝授觀建州司戶參軍爲修古後

司馬夢求傳夢求叙州人溫國公光之後也母程歸及門夫死誓不他適旌其母曰節婦夢求其族子取以爲後

呂祖儉傳祖儉除籍田令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下太常百官雜議祖儉貽書宰相曰禮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將不謂之母而謂之何中丞爲風憲首而

以不孝令百僚何觀焉
漢安懿王允讓傳允讓字益之嘉祐四年薨年六十五贈太尉中書令追封漢王諡安懿仁宗在位久無子乃以王第十三子宗實爲皇子仁宗崩皇子卽位

是爲英宗治平元年宰相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漢安懿王及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詔須大祥後議之二年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奏曰謹按儀禮喪服

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謂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

期不二斬持重于大宗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于彼則不得專于此故

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官車晏駕之後

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于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

有天下漢安懿王雖于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漢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爲宜稱于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漢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漢安于仁宗爲兄于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

中書又奏禮與令及五服年月敕出繼之子于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父爲皇考今珪等議稱漢王爲皇伯于典禮未有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議奏方議而皇太后手詔詰責執政于是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禮官范鎮等又奏漢之稱皇考稱帝稱皇立寢廟序昭穆皆非陛下聖明之所法宜如前議爲便自是御史呂誨等彈奏歐陽修自建邪議韓琦會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之罪固請如王珪等議既而內出皇太后手詔曰吾聞羣臣議請皇帝封崇漢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載聞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漢安懿王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親漢安懿王稱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事方施行而英宗卽日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學爲國卽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翌日誨等以所論列彈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劾誨家居待罪誨等所劾大抵以爲前詔稱權罷集議後詔又稱且欲以學爲國卽追崇之意未已英宗命閣門以誨還之誨等力辭臺職誨等既出而漢議亦寢至神宗元豐一年詔以漢安懿王三

夫人可並稱王夫人云

允讓二十八子宗祐克己自約蕭然若寒士好讀書尤喜學易嘉祐中從父允初未立嗣咸推其賢詔以宗祐爲後泣曰臣不幸幼失怙恃將終身悲慕忍爲人後乎敢以死請仁宗憐而從之

范鎮傳鎮遷翰林學士中書議追尊漢王兩制臺諫與之異詔禮官檢詳典禮鎮判太常寺率其屬言漢宣帝于昭帝爲孫光武于平帝爲祖其父答可稱皇考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以仁宗爲考又加于濮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凡稱帝若考若寢廟皆非是

司馬光傳英宗立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吏以其手藁爲按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畱之不可遂請與俱貶

歐陽修傳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

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論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漢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王夫人爲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意修薦爲御史

何潛傳潛字自然進御史中丞潛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潛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給諫議之太學生喬嘉朱有成等移書于潛謂足下自長臺諫此綱常之所係也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爲生不逮而不持心喪可乎奉常禮所由出願以臺諫給舍議之識者有以聞之矣潛乃去

高宗吳皇后傳后開封人被選入宮與張氏並爲婉儀尋詔立爲皇后初伯琮以宗子召入宮命張氏育之后時爲才人亦請得育一子于是得伯玖更名璩中外議論籍籍張氏卒併育于后后視之無間伯琮性恭儉喜讀書帝與后皆愛之封普安郡王后常語帝曰昔安其天日之表也帝與決立爲皇子

昌世者爲人端慤每加敬愛因延之家塾常從容與言命繼之事且託之訪歷久未有所啓問之以難其人爲對則曰得如子者乃佳昌世皇恐不敢當又久

之問如初昌世謝未敢輕有所進乃曰如此則無出於于矣昌世固辭不敢強之再三乃勉承命後因語及曩嘗夢謁家廟覺有拜于後者顧視則昌世也此意遂決昌世以其澤入仕嘗倅三衢攝郡於公帑纖毫無所取穆陵聞之擢爲郎淳祐間也

齊東野語何自然本何份德顯之子其母姚氏死即出繼何修德揚後份再娶周氏及自然爲中司日周氏死自然以不逮事申審合解官申心喪下禮官議以爲母無親繼之別朝廷不以爲然復下給舍臺諫議太學生朱九成等各上臺諫書論其當去集議既上雖以爲禮有可疑義當從厚合聽解官然竟以禮律不載無所折衷自然去後數日書庫官方庭堅於隋書劉子翊傳未軍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母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時爲侍御史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又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其按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又曰親繼既等心喪不殊又曰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則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又曰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待父命又曰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又曰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于本生名義之分有汙於風俗事奏竟從于翊之議禮官具白於廟堂議乃定乃知讀書不多不足以斷疑也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翊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

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辱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長曰翔字景韓季曰翔字景虞翔之子樵標謂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為名族孝友睦嫺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聞見前錄司馬溫公以康節之故遇其孤伯溫甚厚公無子以族人之子康為嗣康字公休其賢似公識者謂天故生之也公休與伯溫交遊益厚公薨公休免喪元祐間方欲大用亦不幸特贈諡議大夫公休有子植方數歲公休素以屬伯溫至范純夫內翰輩皆曰將以成溫公之後者非伯溫不可朝廷知之伯溫自長子縣尉移西京國子監教授俾植得以卒業因經紀司馬氏之家植字子立既長其賢如公休天下謂真溫公門戶中人也亦早死無子溫公之世遂絕

金史移剌履傳履父聿魯早亡聿魯之族兄典平軍節度使德元無子以履為後方五歲晚臥廡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臥看青天行白雲者耶德元聞之驚曰是子當以文學名世及長德元生子震德元歿盡推家貲與之

衛紹王傳衛紹王六子大定二十六年賜名猛安曰琚按出曰琚按辰曰琚泰和七年詔按辰出繼鄭王永蹈後詔曰朕追惟鄭邸誤蹈非彝葉芝原野多歷歲年怛然軫懷有不能已乃詔復王爵備禮改葬今稽式古典命汝為鄭王後守其祭祀

元史魏初傳初從祖璠無子以初為後初好讀書尤

長于春秋為文簡而有法比冠有聲中統元年始立中書省辟為掾史兼掌書記未幾以祖母老辭歸隱居教授會詔左丞許衡學士賈默及京師諸儒各陳經史所載前代帝王嘉言善政選進讀之士有司以初應詔帝雅重璠名方之古直詢知初為璠子歎獎久之即授國史院編修官

輟耕錄俞俊娶也先普化次兄丑驢女博顏帖木兒無他兄弟因利也先之財願繼其後竟不恤親父小宗之祀為重博顏帖木兒將赴鄉試謂人曰若忝一薦有司以禮敦遣先就北宅上馬赴府公宴畢却歸新宅下馬北宅丑驢所居新宅也先普化所居人戲之曰昔人有二天今子有二父何其幸歟博顏帖木兒報甚

明外史晉恭王櫛傳端王知烺薨無子再從子簡王新塢嗣靖王庶子新化王表棟榮澤王表棟皆懷王弟端王諸父也表棟前死諡恭裕子知烺嗣為新化王亦前死諡端和二子新塢新塢端王請新塢嗣新化王未封而端王薨表棟攝攝府事端王妃王氏曰王無後次及新化王新化王父子卒有孫新塢在即召入府拜几筵為喪主表棟念曰我尊行顧不得王上疏言新塢端和王長子不得為人後新塢宜嗣新化王新塢宜嗣晉王禮部議新塢宜嗣追封祖表棟為安王父知烺為康王

興獻皇帝祐杭傳祐杭憲宗第三子正德十四年薨諡曰獻王薨二年而武宗崩召世子入嗣是為世宗禮臣毛澄等援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考孝宗改稱祐杭為皇叔父興獻大王王妃蔣為皇叔母帝命集議

未決進士張璠上書請帝與獻王帝大悅會王妃至自安陸止通州不入帝悲甚啓張太后欲避天子位奉王妃歸藩羣臣惶懼太后命進士為典獻帝妃為典國后璠更為大禮或問以進士主事羣輅桂萼給事中熊浹議與璠合帝益心動諭輔臣楊廷和蔣冕毛紀帝后加稱皇廷和等不奉詔合廷臣爭之未決嘉靖元年禁中火廷和及給事中鄧繼曾朱鳴陽引五行五事為廢禮之證乃輟稱皇議加稱本生父典獻帝設安陸祠署視祖陵用太常卿汪舉議祭用十二簋豆樂用八佾帝心終不悅璠益引都御史席書吏部郎方獻夫及黃綰黃宗明疏為助二年三月加稱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建廟於奉先殿側以席書為禮部尚書專其事建室奉天殿西曰觀德殿祭如太廟名璠等獻夫為翰林學士修撰呂柟鄒守益少卿胡侍御史段續陳相皆以劾書等得罪璠益言孝宗稱獻皇帝本生父之妄七月諭去獻皇帝本生號九月詔伯

孝宗兄武宗稱獻皇帝曰皇考璠等驟貴于進險譎者爭以言禮希上意百戶隨金錄事錢子勳言獻皇帝宜遷葬天壽山帝謂不宜洩王氣乃止尊陵名曰顯陵黃屋監衛如七陵光祿著承何淵請立世室太廟七年命璠等集明倫大典復追論廷和等罪加上尊諡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親製顯陵碑封松林山為純德山從祀方澤次五鎮以安陸州為承天府十七年四月通州同知豐坊請加尊皇考廟號稱宗以配上帝是月加上尊諡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愍敬文獻皇帝廟號睿宗附太廟其年